翠袖乾坤

深入不毛

文潔華

電視台宣傳探險片集，種類離不開人在原野裡的冒險行為，跟兇猛的蛇蟒毒獸搏鬥，或各式各類的危險遭遇，如攀山潛海，深入不毛。人對大自然的恐懼早已是一種本能，警覺性跟自我防禦成正比。

這解釋了為何連捕魚也冠上了死亡（Deadly Catch）的用詞。我也曾在溫哥華大島居住過，在往Nanaimo沿海的岸上，清晨時分便有大型漁船出海捕魚網蟹。深海波濤洶湧，加拿大船員的身軀雖然健碩，但在海面黑暗中仍冒着生命的危險。我這個旁觀者因而對「死亡漁獲」沒有異議。

人知識的有限性和保護本能製造了人跟自然的隔膜，以致當現代科學及探索儀器稍有進展，人便宣佈要認識自然，駕馭自然，改變自然。培根式的知識即權力使現代科學的理論有性別之嫌，例如把自然說成被馴悍的女性，科學家是父權的代表。我們對海洋生物及深藍世界的認識，不過是自潛水攝影器材足以拍攝清晰影像時才開始，但人們仍在目瞪口呆，驚嘆怎麼每次都有海洋生物的新品種出現：

但也有人在大自然裡尋找心靈平靜，且退隱及浪跡天涯，至死不渝。電影《Into the Wild》由真人傳記改編，寫北美青年對城市及社群愈感格格不入，在深入不毛中斷絕了一切人際的接觸，最後在天寒地凍的邊緣上因冰融而困於一隅，至終坐斃於棄置的巴士車廂裡，只遺下了一本日記，字裡行間沒有遺憾。

不毛可以在距離以外，為人類對抗及征服的對象；它也可以呼召那些難以對它抗拒的人，就像一份回歸。

古今談

喬布斯是出色的創新家

范舉

喬布斯不僅是一個發明家，而且是一個營銷專家，一個傑出的行政總裁。他有一句名言：「要創造未來，你不能靠銷售討論組。」傳統的市場營銷理論就是，作為一個行政總裁，一定要經常聽取銷售經理的意見，因為他接觸大量的客戶，客戶可以反映許多改善商品的意見，從消費者的角度幫助提高產品的質量和外形。

喬布斯立即批駁這種理論，如果你花太多的時間在聽取銷售經理的意見，你就是浪費時間。他說，今天的顧客並不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尤其如果是他們從未見過、聽過或接觸過的未來的商品。

喬布斯聰明的地方，他清楚知道，互聯網和電腦產品是屬於未來的東西，不斷會有新發明，有新的概念，不斷取得突破，而消費者的經驗，是過去的東西。過去的東西和未來的新產品，是很難有互相聯繫的。在電腦產品的創新方面，如果你聽取太多消費者基於舊有觀念的東西，你就不可能創新，只可能跟着舊的觀念原地踏步。

喬布斯發覺，當蘋果要推出平板電腦的消息已經很明確時，很多人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沒有使用過這種新產品，不知道會否成功。當消費者們最初聽到那個名字（iPad），它成了微博上的笑料。直到這種新產品出來了，消費者經過使用之後，相當滿意，後來發展成為消費者必不可少的隨身電子產品。

跳出舊框框，敢於創新，敢於有自己的新概念，就要和舊有的消費觀念和習慣勢力決裂。中國人有一句名言：「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當遇到挫折和困難的時候，前面好像沒有道路，你就要找尋書本上都沒有的新路子，要進行打破舊觀念的突破。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這個時候，就需要企業領導人的想像力和直覺的判斷。喬布斯很明確的一個思路，就是要把人文科學、藝術和新的科技發展趨勢建立起來。許多工程師，對於自己熟悉的領域的科技瞭如指掌，但是卻沒有敏感的觸覺，發現新技術可以應用到新領域，他們不敢突破，仍然把自己禁錮在某些工程的領域。

所以，即使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工程師或者科學家，也需要有一個像喬布斯那樣的領導者，帶領他們找到新的領域，建立新的概念。幾百年來，能夠這樣創新的都是藝術家，喬布斯就擁有藝術家的敏感和思維，加上他熟悉工程方面的科技，他在兩者之間建立了一道黃金橋樑，改變了電子產品的概念，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當我們明白了將來新經濟的發展趨勢，我們就應該知道教育的課程和教育方式應該配合未來社會的發展。香港的學生給考試壓垮了，被太多的上課節數搞疲了，對於歷史、文化、藝術太不重視了。我們教育的目的，是不是培育有創新精神的人？還是我們要製造循規蹈矩、死記死背、不知變通的公務員式的人才？

琴台客聚

新詩的「形聲」

葉輝

很多年前，葉維廉討論《東西比較文學模子的運用》，說了兩個故事——其一是沃伯頓（William Warburton）認為「中國人在其長久的期間把圖畫通過象形文字簡縮為一個簡單的符號，由於他們缺乏發明的才能，又厭惡通商，至今居然也未當為這些符號再進一步簡縮為字母」。

其二是鮑斯維（James Boswell）問撒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閣下對他們的文字（指中文）有何意見？」約翰生說：「先生，他們還沒有字母，他們還無法鑄造成別的國家已鑄造的！」十八世紀的英國人不懂中文，當然也不懂「六書」，故無從得知「會意」和「形聲」是「組字法」：將兩個字或一個字的兩部分組合起來，產生新的意思。應用於詩，就是詩的組織法。

其實很多中國人也只知「押韻」而不識「形聲」。「形聲」由兩部分組成，「形」是畫面，是「義符」，「聲」是聲音，是「聲符」，畫面與聲音並置，也是「組字法」。江、河、鯉、鯽、鯨、霖、霏、銅、銀、榆、楓、柏、松、飯、饑、帆、帷、帳等，都是既表「形」也表「聲」的「形聲」字。

「形聲」應用於詩，就是形象與聲音的交織效果，古詩的例子有「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青青河畔草 鬱鬱園中柳」，「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迢迢牽牛星 皎皎河漢女」……這些詩中的疊字，兼具「形」與「聲」的功能。

認識新詩的「形聲」，就不用再執迷於新詩要不要押韻，因為「形聲」已具備了處理節奏和聲音的功能，比如西西的《可不可以說》，就以重複的短句「可不可以說」為整首詩的「聲符」：「可不可以說／一枚白菜／一塊雞蛋／一隻葱／一個胡椒粉？」「可不可以說／一架飛鳥／一管椰子樹／一頂太陽／一巴斗驟雨？」「可不可以說／一株檸檬茶／一雙大力水手／一頓雪糕梳打／一畝阿華田？」「可不可以說／一朵雨傘／一束雪花／一瓶銀河／一葫蘆宇宙？」「可不可以說／一位螞蟻／一名甲由／一家豬玀／一窩英雄？」「可不可以說／一頭訓導主任／一隻七省巡按／一匹將軍／一尾皇帝？」「可不可以說／龍眼吉祥／龍鬚糖萬歲萬歲萬萬歲」。

西西此詩活用「可不可以說」這「聲符」，但更深刻的是「義符」，此詩讓我們反思「量詞」的慣性，繼而重新思考說話的意義，擺脫陳濫的規範方可達致表意的創新，但西西沒有板着臉說道理，才可以將詩寫得新鮮有趣。

外國詩沒有疊字，但可運用重疊的句子創造「聲符」，比如法國詩人艾呂雅（Paul Eluard）的《宵禁》：「門口有人把守着你說怎麼辦／我們被人禁閉着你說怎麼辦／街上交通斷絕了你說怎麼辦／城市被人控制着你說怎麼辦／全城居民在挨餓你說怎麼辦／我們手裡沒武器你說怎麼辦／黑夜已經來到了你說怎麼辦／我們因此相愛了你說怎麼辦」；這詩的譯者羅大岡告訴讀者，「原作為整齊的十音詩」。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至第七行的「你說怎麼辦」表述了無奈的處境，到了第八句，承接着「我們因此相愛了」的「你說怎麼辦」忽然教人眼前一亮，氣調也由無奈變成難掩的喜悅。

百家廊

紅燭高照 綠楊橋

陶然

車子從武漢駛向黃岡市浠水縣城，忽然拐進岔路，兩邊店舖明顯減少，有點寥落的感覺，駛過鄉鎮土路，進入專門修建的路，通向紀念館，抬頭一望，只見「紅燭路」的路名昂然立在那裡，正納悶，車子停下，原來「聞一多紀念館」到了。

聞一多以新詩〈紅燭〉知名，我還記得他在那首序詩裡引的「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表明詩人追求實幹、探索、努力，不計較後果的生活方向。下車走向紀念館，但見聞一多全身雕像高高聳立在門前，這紀念館佔地15畝，建設面積195平方米，進入館裡，只見展覽內容分為銅像、序廳、《聞一多生平事跡簡史》展、碑廊及其它景點。主體工程是一座庭院式仿古建築群，一棟平房和一棟二層樓被迴廊連成一體，屋面是青銅瓦蓋的凹面大屋頂，廊頂是兩旁鑲紅釉瓷面磚的水泥平台，一段迴廊凌駕於一泓清澈見底的水池上，原來這座池正是聞一多故居前的「望天湖」的縮影，我們漫步其間，七個蓮步、三眼噴泉點綴其間。迴廊也是碑廊，長約150米，牆上鑲嵌了36塊碑。其碑文書藝，真草隸篆，縱橫佈局，風格各異。仔細一看，主體工程的內院與前場是被鵝卵石鋪砌的曲折小道切割成不同的綠茵草地，各種花花草草，爭相開放。前場正中，聞一多銅像巍然屹立在開闊的草坪上。像的前面有一口井一座池，井是公元790年開掘的「清泉井」，富有傳奇色彩；池為相傳書聖王羲之曾來習字的汰筆池——「羲之墨沼」，環境十分清幽，池水靜靜，有死水微瀾的感覺。池邊修了一座15米長的「七曲橋」，曲直有致。整個紀念館倚風景秀麗的鳳棲山，面臨由東向西的浠水河，以粉牆黛瓦、高低錯落的建築群，依偎在青山綠水間。

整個紀念館坐落在清泉寺遺址上，它原本建於唐朝（公元790年），元末（1351年）農民起義領袖徐壽輝毀寺建都，國號「天完」。明朝重建，毀於文革。1986年開始籌建「聞一多紀念館」，1993年開館。但放眼所見，遊人極少，我們可以隨意走走停停，也許是並非假日的緣故？我忽發奇想，假如所有的中國旅遊勝地都可以如此輕鬆遊覽，該有多好！現在大都人滿為患，樂趣大減。但如果收入大減，旅遊部門該會頭痛吧？針無兩頭利，大約是真理。

對於位於大別山南麓的浠水縣而言，聞一多故鄉是懸掛在頭上的光環，住在這裡的人們，可以給你清楚指出聞一多紀念館和聞一多大道的位置，因為聞一多是他們的驕傲。

回身上車，我們還是繼續行程，縣城本來就不熱鬧，但離開卻有留戀情緒，那路愈走愈偏僻，兩旁林木森森，一派青翠，正沉醉在大自然風景中，車子忽地一拐，拐入山上土路，僅容得一輛車行駛，那路顛簸不平，不一會，便到一處平地停下，原來是偏僻一座農莊，只有幾戶人家。荒涼的感覺油然而生，抬頭一望，「綠楊橋生態農業園」赫然在目。這正是我們今晚借宿的地方。房間不多，但優雅，充滿家庭氛圍。住在這裡，風涼水冷，空氣新鮮，微涼的天氣，吸一口氣，無比精神爽利。這就是田園生活了吧？

我們聚在飯桌上吃農家自己種的菜，特別鮮嫩好吃，還有西紅柿雞蛋湯和煎魚。主人說，魚是剛從池塘裡撈出來的，我憶起我房間外正是一口池塘，青山綠水間，一道泉水從山上潺潺流下，注入湖中。有人坐在湖畔垂釣，只望到背影。莫非剛才就是他們在捕魚？但沒問，如此環境如此情景，獨釣寒江雪，我還是不言不語的好。我只覺得在山中秋風緩緩吹來，愈來愈清冷，還是躲進屋子裡吧。主人說，三兩知己躲在這裡寫作最好，生活簡單沒人干擾，效率一定很高。是的，秋涼最好。可是，人是耐不住寂寞的，躲他幾天也許沒問題，但長期恐怕不行，就像給派在這裡的小青年那樣，無事竟無聊到與狗兒賽跑，消耗無窮的精力。但我思緒竟縹縹緲緲飛越關山，落在那年八月泰國叻丕的山地莊園去了，我們住在半山腰的獨立房間，似乎有人在附近徘徊，仔細一望，人去樓空，只有夜風輕輕吹。但那情那景卻永遠留住下來了，連同那輕輕腳步聲的意象。那時是一個美麗的夢境，於今人在山間小屋，山風時斷時續，嗚嗚嗚拂來，一個人在暗夜裡，真還有點淒清孤獨感覺。我在清涼中眼皮漸漸沉重，不知不覺入眠了，帶着山中傳奇的美夢。

醒來繼續上山頂，那是養烏雞的地方，有幾隻兇猛的藏獒守護，因為怕黃鼠狼來偷食，工作人員說，已經發生好幾起那樣的事情了！那些藏獒在我們周圍警戒，那警惕的眼神讓我們暗暗心驚；好在有主人喝住，倒無傷大雅。

那烏雞群放養在整個山上，漫山遍野，黑壓壓的一片，十分壯觀。忽然有一隻烏雞覓見甚麼，只見所有的烏雞全都連奔帶飛地撲向牠去；但最後也都失望，又紛紛向四周散開。

我們在平台上望去，到處是烏雞，藏獒在其間穿梭。我好奇：不會去咬死烏雞？他們笑道，藏獒分得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那裡還有養蒼蠅的屋子，散發着陣陣異味。原來那是用來餵養烏雞的！

他把雞食倒在幾個食盆裡，然後吹起哨子，本來散落山上各處的烏雞，乍一聽到，便從四面八方朝這裡飛衝過來，比原先更加蜂擁。原來是餵食時間到了，牠們都知道。是啊，遲到好過沒到，但遲到可能就會沒得吃，難怪牠們一聽哨聲就會沒命地跑來了！但山上那麼廣大，總有後來者，後來就沒得食，只好擠在後面「食塵」，看牠們急得團團轉，我心猶憐。

■聞一多紀念館　網上圖片

但晚飯既然就在餐桌上吃到烏雞湯。我低頭吃飯，烏雞鮮嫩好吃，但不再回想牠到底是不是我日間見過的雞群中的其中一隻了！

酒足飯飽，獨臥在那寬敞的睡房裡，睡夢中又朦朦朧朧地瞥見紅燭高照，鼓樂喧天，一對新婚夫婦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夫妻對拜，那明明是日本蜜月，卻又飛越關山，就在眼前呈現。我又回到縣城，回到聞一多紀念館，但並沒有人結婚，只有聞一多的《紅燭》在燃燒，「紅燭啊！／你流一滴淚，灰一分心。／灰心流淚你的果，／創造光明你的因。」我隱約望見戴着眼鏡、身穿長衫、脖子上圍着頸巾的聞一多走過來了。

午夜乍醒，環顧四周一片夜色正深，原來竟是山中一場秋夢。

2011年9月18日—19日，草於湖北浠水縣；11月17日定稿於香港。

生活語絲

中大化工年會

吳康民

廣州中山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創立於一九三一年。解放後一九五二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學蘇聯的專業分科，中山大學改為文理科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與他校工程學系合併為華南工學院。後又轉入華南理工大學。因此，中山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實際上只存在二十年，二十屆的畢業生共五百七十四人。

就是最後一屆畢業生，畢業也已五十六載，應該都達耄耋之年。但這些「老化工」，鍥而不捨，每年秋季，都在廣州聚會，並出版《化工通訊》一冊，記錄校友現狀與言論。每年聚會，都有約五十人參加，不少還是遠道從美加前來，可見老化工系的凝聚力有多大。

我是第十三屆，入學年期是一九四三年，入學地點是粵北坪石。就名單所見，畢業時有十九人，已知去世的七人，情況不明的八人，這次聚會，來者只有三人，其他兩位，還比我年長兩歲。

由於是耆英之會，陪同的人數與參加的人數相若。年紀最大的有一九四四年畢業的葉振華、一九四五年畢業的陳世治，他們都已是九十開外。陳學長身健力壯，不用攙扶，也不持拐杖，難怪他能在會刊上寫出自己的保健心得；《試論健康晚年》。

有一位我同級的校友黎蘭馨，今年初去世，享年八十八歲。他原是中山醫學院教授，退休後移居加拿大。近年他患有四種癌症，與惡病作戰多年。他在生前還利用他的病理和藥物知識，寫成對抗癌病專文，留供後人參考。

我往往因為事忙，不是每年都能赴穗參加年會，但我看到黎幗豪校友，她的年齡與我相若，或可能年長一兩歲，都每年遠從加拿大回廣州參加盛會。而港穗近在咫尺，卻未能前往，實感汗顏。加上大家年事已高，這種耄耋盛會，更是不應錯過。畢竟少年情懷總是詩，坪石大學歲月，畢生難忘，特別是戰時艱苦生活的磨練，終生受用。

一網打盡

再培訓王國

潘國森

審計署公佈第五十七號報告書的翌日，報章都主力報道有關偷水、四個交通交匯處使用率比原設計低、以及執行食物標籤審核疏漏的新聞，卻輕輕放過了有關對檔案處與政府處理檔案態度的建議，以及對僱員再培訓局的批評。注意力都集中在可能是個別的執行不力，忽略了後兩者其實是涉及制度缺陷與管理不善，是更值得監察與檢討的深層次問題。

僱員再培訓局坐擁三十五億巨額公帑，資產比不少上市公司要大；本來是有制度要依，有規矩應遵循，但偏偏是不按程序辦事，儼如一個獨立王國。審計報告指出，按規定再培訓局須擬備周年計劃，再就周年計劃擬定未來三年的策略計劃逐年延展，交予政府審批。但真相是策略計劃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擬定，及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更新後局方就再沒有採取行動檢討以及延展策略計劃；亦未有向理事會匯報計劃的落實進度，等同是茫茫大海上沒有航行計劃，任其放任自流的一艘大船！

至於執行細節，原本訂下對所有培訓機構作突擊巡查的工作目標，俟年終時還未達標，竟然可以未經理事會同意自行把巡查數目減少了三成多。課程依靠局方監察培訓機構的表現與水平，培訓局繞過理事局辦事又由誰監察？

理論上用公家錢辦事的機構，管理層的職位是打工仔最艷羨的工作崗位。只要依足程序辦事，服務得主席及理事們貼心，行事低調不招惹傳媒焦點，起碼是悶聲發財。但偏偏連基本工作都做不好。如果它是間上市公司，管理層早就給監管機構發譴責聲明，股民在股東大會上一致聲討了。

記憶後書

一劇之本

鄭政恒

劇本重要，但也要跟其他元素配合才成。尼古拉斯基治和妮歌潔曼主演的《不忠之劫》（Trespass），對白太多了，可以想像劇本更適合演出成舞台劇，至少會比拍成電影好。

《風雨同路兩支公》（50/50）在國外獲得不俗的口碑，劇本本身確實有不俗的地方，影片從一個年輕絕症患者的眼光出發，他的女友和他疏離，好友有時拿他的疾病出鬼主意，母親過於緊張，年輕的心理治療師不大懂應對。其實50/50是說一半的成功率之餘，也在說一個人一面可以悲觀，另一面也可以樂觀面對。編導傾向後者，態度上一點也不苦情，而是歡笑，再加一點諷刺。電影拿絕症開玩笑，確實是兵行險着，然而，觀眾似乎受落。

《風雨同路兩支公》的處理角度有一定創意，反觀現在的香港電影，創意都沒有了。有時看看舊片，反而有更多趣味。

甘國亮首次執導的電影作品《神奇兩女俠》（1987，明晚有兩場放映），名列電影資料館的「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如此高捧可能教人有點意外。無論如何，電影是不俗的，尤其是劇本和演員方面。

影片以落選港姐梁好逑（鄭裕玲飾）和連子蓉（葉童飾）一周的經歷為題材，道明了大眾文化和傳媒內部的面相，也呈現出消費社會中，年輕女性的角色，前半段確實拍得神采飛揚。影片後半段加入王敏德飾演的情場騙子，電影轉而處理兩個女性的感情態度，她們爭風吃醋，一時間好友變仇人，而最終兩個鬥完氣的落選港姐，再次回到失意之地利舞台，但她們對自己的人生，已有不同與體會了。

鄭裕玲和葉童的演出實在太好，一個張揚得傻呵呵，一個內斂得有點害羞，恰恰互相補足，當下二三十歲的香港女演員，相差很遠，至於現在的劇本，更難以企及甘國亮當年的精妙了。